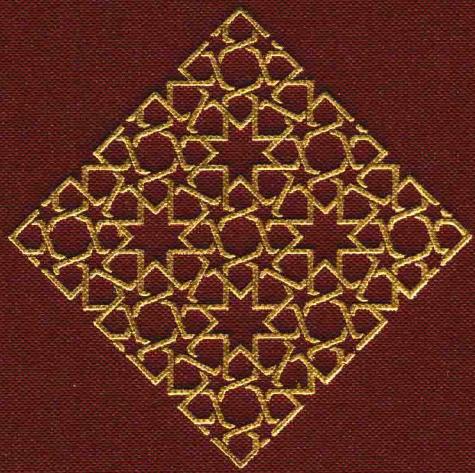


中国民族语言文字 大辞典

欧阳觉亚 孙宏开 黄行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中国民族语言文字 大辞典

欧阳觉亚 孙宏开 黄行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 / 欧阳觉亚, 孙宏开, 黄行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
ISBN 978 - 7 - 5161 - 9755 - 4

I. ①中… II. ①欧…②孙…③黄…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
中国—词典 IV. ①H2 -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34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姜阿平 王茵 黄燕生
张潜 马明 孙萍 王琪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124.25
插 页 2
字 数 3200 千字
定 价 4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欧阳觉亚 孙宏开 黄 行

编委会成员：（按姓名音序排列）

陈宗振 刀 洁 黄 行 黄燕生 江 荻 刘光坤 罗美珍
毛宗武 聂鸿音 牛汝极 欧阳觉亚 覃国生 孙伯君 孙宏开
王阿舒 熊玉有 宣德五 赵阿平 赵剑英 郑贻青

撰 稿 人：（按姓名音序排列）

阿布都鲁甫	阿地力·哈斯木	阿西木·图尔迪	艾尔肯·哈的尔	安炳浩
安德源	巴依斯哈力	白碧波	白音朝克图	班绍
包力高	包满亮	宝玉柱	鲍怀翹	薄文泽
才让太	才旺拉姆	蔡荣男	曹翠云	曹道巴特尔
查娜	朝克	车谦	陈保亚	陈朝迪
陈嘉英	陈康	陈其光	陈世明	陈伟
陈宗祥	陈宗振	成燕燕	崔建新	戴庆厦
刀洁	道布	邓方贵	邓章应	丁石庆
东主才让	段伶	樊敏	范俊军	方锦淑
方晓华	符爱琼	符昌忠	付东明	盖兴之
高慧宜	高丽琴	高翊	耿世民	龚群虎
郭须·扎巴军乃	哈斯巴根	哈斯巴特尔	哈斯额尔敦	海峰
何俊芳	何彦诚	和即仁	贺文宣	贺喜格都仁
呼和	胡恒	胡晓东	胡毅	胡增益
胡振华	华锦木	华侃	黄布凡	黄良荣

黄佩兴	黄树先	黄思贤	黄同元	黄行
姬安龙	吉木拉立	纪嘉发	季永海	贾晞儒
江荻	江桥	姜竹仪	金学良	靳尚怡
康健	孔祥卿	李大勤	李道勇	李得春
李范文	李国文	李洁	李锦芳	李锦平
李经纬	李敬忠	李静生	李绍尼	李树兰
李霞	李旭练	李英	李永燧	李泽然
李振邦	李中功	李作应	梁敢	梁敏
梁庭望	廖泽余	林莲云	林向荣	刘保元
刘凤翥	刘光坤	刘辉强	刘剑三	刘剑文
刘劲荣	刘璐	刘叔新	刘岩	刘援朝
刘悦	刘照雄	龙乘云	龙耀宏	卢诒常
陆绍尊	陆瑛	罗安源	罗美珍	罗显仁
罗自群	洛边木果	洛古木撒	马黑木呷	马锦卫
马进武	马伟	芒·牧林	毛勇	毛宗武
蒙朝吉	蒙飞	蒙元耀	孟和宝音	米海力
苗东霞	莫克利	木玉璋	穆合塔尔	纳才仁巴力
倪大白	聂鸿音	欧阳觉亚	潘世华	潘悟云
潘源洞	普学旺	普忠良	祁德川	覃国生
覃祥周	覃晓航	青格乐图	清格尔泰	瞿靄堂
热孜婉·阿瓦穆斯林	色·贺其业勒图	沙马拉毅	舍那木吉拉	沈成明
施向东	石德富	石锋	石林	史金波
史震天	舒化龙	斯迪克江·伊布拉音	斯钦朝克图	斯琴巴特尔
宋金兰	宋伶俐	苏连科	孙伯君	孙宏开
谭克让	田德生	田中山	图门吉日·嘎拉	汪大年
王阿舒	王昌富	王德光	王德怀	王德温
王尔松	王锋	王建民	王连清	王庆丰
王诗文	王双成	王伟	王洋	王尧
王元鹿	王远新	王志敬	韦达	韦茂繁
韦星朗	魏萃一	文明英	乌买尔·达吾提	乌·满达夫
乌·那仁巴图	乌仁其木格	吴超强	吴俊峰	武·呼格吉勒图
希日娜依·买苏提	郗卫宁	肖淑琴	萧家成	谢后芳
谢志礼	邢凯	熊玉有	徐世璇	徐悉艰
许浩福	许士仁	许鲜明	宣德五	薛才德

岩温龙	颜其香	杨承兴	杨光远	杨汉基
杨焕典	杨权	杨通银	叶德书	意西微萨·阿错
尹蔚彬	余惠邦	玉康	玉荣	喻翠容
喻遂生	袁焱	乐赛月	泽登孝	曾思奇
曾晓渝	张定京	张公瑾	张均如	张梅
张蓉兰	张铁山	张廷献	张伟	张霞
张洋	张永祥	张余蓉	张雨江	张玉萍
张元生	赵阿平	赵江民	赵杰	赵敏兰
赵庆莲	赵习	赵霞	赵岩社	照日格图
郑贻青	郑玉玲	郑张尚芳	郑宗泽	郑作广
周发成	周国炎	周季文	周毛草	周美兰
周庆生	周兴渤	周学文	周耀文	周植志
朱建军	朱建新	朱文旭	自文清	潘正云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史的回顾.....	3
第一部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	47
(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介	49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简介	432
第二部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术语、历史文献	471
(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常用的术语	473
(二) 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历史文献和 民间流传的语文作品	512
第三部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著作	553
(一) 专著简介	555
(二) 论文简介	770
第四部分：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翻译、 教育工作的专家、学者简介	1673
附 录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条目索引	1975
后 记	1979

前 言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如雨后春笋般飞速发展，新的著作不断问世，新的人才不断涌现，各项工作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为了充分反映这一盛况，向世人展示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丰硕成果和有关信息，编写一部综合性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正合时宜。本书定名为《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是因为它囊括了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各方面的内容。为了让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有一个总的印象，在前面的“绪论”里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史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内容包括 20 世纪前 50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中国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三大部分。本书对第三部分的介绍尤其着重，分九个部分详细介绍了近 30 余年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的成果。

本书正文首要介绍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情况。目前，由中国政府确认的 56 个民族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还使用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如藏、门巴、景颇、瑶、怒、裕固、高山等民族使用的语言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而汉族除了绝大多数使用汉语各种方言以外，还有几个地方汉族成分的人使用的是“非汉语”，如广东西北部地区有 8 万余人使用“标话”，海南岛北部临高县以及澄迈、琼山一些地方有 50 万余人使用“临高语”，海南岛西部东方市和昌江县约有 10 万人使用“村语”，他们的民族成分都是汉族，但都分别

使用一种“非汉语”作为母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央政府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全面的普查，于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出版了包括 59 种语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近 30 年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又陆续发现并调查了数十种过去鲜为人知的语言。有的语言使用人数虽然不少，但由于使用者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其语言地位尚不能最终确定，无法以某一民族语言来命名，而大部分的新发现语言使用人口都很少，多处于“濒危”状态，甚至有的行将消失。这些语言既不是汉语方言，也与居住在其他地区的同一民族人所说的语言有所不同。这些“身份不明”的语言，过去多被人忽视，或者被误认为是某一语言的方言。对这些濒危语言加以调查整理，寻找它们的归属，把它们公之于世，丰富中国的语言学宝库，这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国土内已经发现并认真调查、识别的“非汉语”近 70 种。加上原来已介绍过的语言，在中国境内有 131 种。这些语言大部分已由研究者们做了初步的研究，并陆续出版了有关的研究专著。本辞典对这 131 种语言都一一进行介绍。另外，中国的少数民族，过去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虽有文字，但使用得也不很普遍，有的已经消亡。还有，在历史上中国各个时期曾经使用过的十几种古文字，虽然早已废弃不用，但它们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在当时也曾发挥过作用。这些都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为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创制了拼音文字，或者改进了文字，这些文字有的已经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还处在新创或试验阶段，要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尚需时日。不管这些文字将来的发展前途如何，以后还需时日的磨炼，让它在使用中日臻成熟、不断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简介这一部分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语言简介每篇只限在 2000 字左右，每一篇之后还附有最核心的基本词 100 多个。

文字部分的简介仿照语言简介，字数多少视需要而定。

在术语和历史文献部分，凡是在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所用到的术语，历史上有关某一民族在语文方面的资料、重要的历史文献都在本辞典的收集范围。收录的原则是，术语类条目只收录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那些，而所列举的例子也尽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中较为常见的，并尽量详尽，以增大其信息量。文献类条目只选取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比较大的。

本辞典还介绍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地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包括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粗略统计，已经选收并介绍了约 700 部专著。这些都是学者们多年来在某一领域潜心研究的成果。它们或者填补了某一领域的空白，或者对某问题有了新的发现、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搜集到新的资料。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产。我们从全国各类刊物中挑选出的 3000 多篇论文，它们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方面宏观或微观的问题，其范围甚为广泛，多是作者们的力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辞典对这些论文萃取其精华写成简介，以便读者能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做进一步的探究。这部分也是本辞典的亮点之一。

本辞典还郑重地介绍在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教学、翻译编辑方面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数十年的工作生涯中锲而不舍、努力耕耘，付出了很大的辛劳。本书所征集的对象首先是已退休多年且具有高级职称的科学研究人员、教

学人员、翻译编辑人员，在过去的年代里，由于条件所限，各种“政治运动”蹉跎了他们的岁月，而展现他们的平台又不多，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希望利用这部辞典尽量展示出来，以表达人们对他们的尊重。另外，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一大批后起之秀，在最近 30 多年的辛勤工作中，新的成绩不断涌现，标志着这项事业日益繁荣发达，后继有人。本辞典共介绍了约 500 位学者。可以肯定，因为有了新老人物介绍的篇章而使本辞典更为精彩。

参加本辞典撰稿的有 300 多位学者，由于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编写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在此向各位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又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不少学者没有联系上，他们的个人简介有的由他人代笔，由于各人的资料详略有异，其简介也不能很全面详尽，而少数缺乏资料的只好暂付阙如，不过对他们的优秀著作本书已尽量收集，并加以介绍。

本辞典条目的排列方法是首先按内容分类，每一部分内的条目按照拼音次序排列先后，查找非常方便。书后附有一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条目索引，以帮助读者查阅有关内容。

由于内容庞大复杂，遗漏现象不可避免，谨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著者

2013 年 7 月

绪 论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研究史的回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 年）所著的《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据后人研究，除记录汉语方言外，也有少数民族语言。书中以“楚语”命名的羌氏、东胡、东瓯等族语有 190 多处。其后刘向著《说苑·善说》中的《越人歌》和范晔所著《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的《白狼歌》分别用汉字记录了侗台语族的语言和藏缅语族的语言。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匈奴传》中的《匈奴歌》则是记录的北方少数民族语言。7 世纪前后创制的藏文记录了大量藏语和相邻近的少数民族语言，留下了丰富的碑刻及历史文献。以后北方的突厥、回鹘、西夏、女真、契丹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了文字，留下了许多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南方少数民族傣文、彝文、纳西东巴文、水书、尔苏沙巴文等相继问世，也保存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用汉字或变形汉字记录他们自己的母语，被称为方块壮字、方块白文等。明清以来，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调查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献很多，最值得一提的应属《夷译语》，记录了数十种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有来文和杂字。再就是《五体清文鉴》，编于 1673—1708 年，用满、藏、蒙古、维吾尔、汉等文字记录了 18671 条对照词语。这一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基本上属传统的语文学范畴。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研究

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应是从《马氏文通》（1898）开始，陆续引进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历史新纪元。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引进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又较汉语研究要晚数十年，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受汉语影响较深。

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20 世纪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从规模、深度和水平分析，大体可以分为前 50 年和后 50 年，基本上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分界。之前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仅有很少的学者，从个人兴趣出发，对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或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某些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种专著，如王静如的《西夏研究》、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李方桂的《龙州土语》、于道泉的《仓洋嘉措情歌》、丁文江编的《爨文丛刻》、傅懋勣的《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发表的文章总数不到 200 篇。王均在总结这一历史阶段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在旧社会（指 1949 年 10 月以前），少数民族语文总的来说是受歧视的，除少数几种外，一般被禁止使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一是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研究的专家少；二是大多数民族从来没有有人研究过；三是大多数民族从来没有文字，少数有文字的民族，尽管文献资料有多有少，但从文献的时代来看，连续的特别是早期的、能用作语言历史研究的资料，是不够多的，而且也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

族语言研究的情况。”^① 这段文字实事求是地评估了 1949 年 10 月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状况。

尽管如此，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老一辈的民族语言学家，冒着极大的风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如赵元任对广西壮语的调查，李方桂对贵州布依族语言以及广西壮语的调查，罗常培对云南独龙语、傣语、怒语、白语的调查，袁家骅、马学良、高华年等对云南彝语的调查，傅懋勤对云南纳西语的调查，邢公畹对云南傣语的调查，闻宥、傅懋勤、张琨等对四川羌语的调查，金鹏对四川藏语、嘉绒语的调查，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开拓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块少有人开垦过的“处女地”，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

二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 民族语言调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压迫制度和歧视少数民族制度的结束，开始了民族团结和睦、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其中包括制定民族语文政策，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权利。

（一）50 年代语言文字大调查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做好民族工作，中央政府就多次派出多个访问团，深入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少数民族，并进行调查研究，征求各少数民族的意见。在众多意见中，其中非常强烈的一条意见就是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有的民族访问团，

还收到了少数民族送给访问团的无字锦旗，以表达少数民族迫切需要文字的愿望。

为了贯彻民族语文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51 年 2 月，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的第五条中指出，“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与此同时，民族语文工作者随同“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为民族识别工作，为摸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使用情况和一般特点，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科学通报》第 3 卷第 7 期罗常培先生的文章中报道了配合民族识别工作开展语言调查的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 1950 年成立后，即先后派遣工作人员陈士林、喻世长、王均、王辅世和燕京大学讲师陈舒永等参加中央访问团西南、西北、中南各分团，调查研究该地语言，所得结果已经先后刊载《科学通报》（第 2 卷第 3 期，王均：《参加中央西北访问团调查新疆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4 期，陈士林：《西康彝语文工作报告》；8 期，喻世长：《参加中央西南访问团调查贵州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稿成待印；王辅世：《广西龙胜县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报告》）。”^② 该文还提到，“1951 年，中南访问团出发时，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王辅世参加外，中南区教育部另请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岑麒祥，教授严学邃、高华年、张为纲、陈必恒等参加。他们 7 月间在广东东北江调查了八排瑶语和过山瑶语，8、9 月间又在海南岛（当时属于广东省管辖——引者）调查了本地黎语、傣黎语、苗语。11 月中油印了《广东少数民族语言初步调查报告》1 种分送有关机构参

^① 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引自罗常培《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报告》，载《科学通报》第 3 卷第 7 期，1992 年。

考。”此外，蔡美彪、刘璐还参加中央访问团赴东北和内蒙古进行语言调查，写成调查报告发表。上述人员在中央访问团访问结束后，有不少人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如袁家骅、罗季光等在广西，傅懋勣等在云南，陈士林等在四川，对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1954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几年来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求解决文字问题，而为了创立文字，就必须首先确定有关制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的基本原则。”该报告在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的七种基本情况之后，指出：“根据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对于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根据他们的自愿自择，应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查研究之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报告认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也均有学习和使用其语言文字的自由，同时不论已有文字或还没有文字的各民族人民，凡是自愿学习汉语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者，各级人民政府均应予以保障和帮助，凡机关、学校团体等亦均应尽可能予以帮助，并不得加以歧视，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月，政务院对上述报告作了批复，批准了该报告，并指出：“报告中所提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办法，特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审慎研究，然后拟订计划和订出在一两个民族中逐步试行。并应继续了解情况，及时总结经验，以便在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可行，而且其他条件也比较成熟时，逐渐

地在别的民族中进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这一时期的语言使用调查工作，基本上处在摸情况、搞试点、取得经验的阶段，但是它对于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全面情况，制定中央政府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的大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12月6—15日，在首都北京举行了首届中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吴玉章、胡乔木、刘格平、刘春、张稼夫、潘梓年等到会讲话，各地的民族语文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近一百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学习并讨论了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指示，交流了民族语文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交换了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意见，初步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十二年远景规划”（1956—1967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二）大调查的准备

1955年，南方和北方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语言试点调查，了解到不少新的情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民族语文教师及高年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都参加了调查。首先是帮助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设计出了文字方案，并在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语言的重点调查。“十二年远景规划”规定，在从1956年开始的两三年时间内，要普遍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并帮助那些需要创制和改进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由600多个少数民族语文工作人员组成七个语文工作队，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筹备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具体负责大调查的组织领导工作

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文研究组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基础上筹建该研究所。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在1956—1957年两年内普遍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帮助那些需要创立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是包尔汉（维吾尔族），副所长是尹育然和傅懋勣。

2. 举办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培训大调查的业务骨干

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举办了400多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训练班分甲班和乙班，甲班成员是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乙班成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乙班的学员除了听训练班的讲座外，还专门由有经验的老师分别开设语言学、语音学、语言调查实习等课程，系统讲授与语言调查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使这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工农干部”在以后的语言调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百忙中亲临训练班看望大家，给所有参加者以巨大鼓舞。

一年后，在西南民族学院（地点为成都）也举行了语言调查训练班，有40多人参加了培训。

3. 根据专业方向，组成7个调查队

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靠近国境的地方，民族众多而语言差别很大，没有大规模的人力投入，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艰巨的语言调查任务的。因此同时动员了各地语言工作者及中央民族学院的一部分力量，组成7个工作队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的任务及分工大体如下。

第一队：调查研究壮、布依、侬、沙（侬、沙后来合并于壮，下同）、侗、水家（现称水，下同）、黎及其他亲属关系相近的语言，1956年确定壮文方案。对布依、侬、沙能否使用壮文提出科学论证，以便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能够作出决定。

调查研究侗、水家、黎的方言，为1957年提出文字方案做准备工作。队长：袁家骅，副队长：喻世长、王均等。队部设在广西南宁。

第二队：调查研究苗、瑶及其他亲属关系相近的语言。1956年提出苗族文字方案并调查研究瑶语方言，为1958年提出瑶族文字方案做准备工作。队长：马学良，副队长：王辅世等。队部设在贵州贵阳。

第三队：调查研究傣、傈僳、景颇、拉祜、哈尼、卡佤（现称佤，下同）、民家（现称白，下同）、纳西、独龙、阿昌、布朗、绷龙（现称德昂，下同）族语言，1956年帮助进行傣仂文改进方案的试行工作，确定傣纳文改进方案；确定傈僳文字方案，景颇、拉祜文字改进方案；提出哈尼文字方案、卡佤文字改进方案；调查研究民家、纳西方言，为1957年提出文字方案做准备工作。队长：罗季光，副队长：常竑恩等。队部设在云南昆明。

第四队：1956年补充调查研究分布在各省的彝语方言，确定新彝文方案，并对土家文字问题提出初步意见。队长：陈士林，副队长：孔宪庭等。队部设在成都。

第五队：调查研究蒙古、达斡尔、东乡、土族、保安等语言。1956年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协助进行蒙文的改革工作；提出达斡尔、土族文字方案；调查研究东乡、保安语言，为1957—1958年提出文字方案做准备工作。队长：清格尔泰，副队长：那顺巴雅尔等。队部设在呼和浩特。

第六队：调查研究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等语言。1956年向新疆地方政府提出有关发展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意见；调查研究裕固、撒拉语言并提出解决他们的文字问题的初步意见。队长：铁依普江，副队长：李森等。队部设在乌鲁木齐。

第七队：调查研究藏、羌、嘉绒、西番（现定为普米，下同）等语言。1956年提出藏语方言比较

研究的结果，并对羌、嘉戎语言文字的解决提出初步意见。队长：于道泉，副队长：金鹏等。队部设在北京。

报告还提到要对满—通古斯语族的满、锡伯、索伦（现称鄂温克，下同）、鄂伦春、通古斯（现称赫哲，下同）等语言和系属未定的朝鲜语、高山语也逐渐组织人力进行研究。由于当时人力的限制，仅进行了少数语言的调查研究，因此，未能单独组成工作队。

此外，各工作队还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许多分队，例如，第一工作队成立了海南分队和贵州分队；第四工作队成立了云南分队；第七工作队成立了拉萨分队和甘青分队；等等。各分队设分队长，它们的调查研究工作相对有一定的独立性。

各工作队成立以后，拟订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在已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些主要语言的词汇调查大纲和语法调查大纲，配备了调查设备。民族语言调查队分别于 1956 年 5—6 月分赴各调查点开始工作。

4. 聘请了苏联顾问，传授调查少数民族语言和创制文字的工作经验

经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系并同意，苏方派遣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东方学研究所的格·谢尔久琴柯教授来华，传授苏联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工作经验。谢尔久琴柯于 1954 年 10 月抵京，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顾问，并于 1954 年冬至 1955 年春在中央民族学院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了“苏联各民族文字创制史简明教程”^①。根据谢尔久琴柯在讲课时称，这个讲课稿是他 1951—1953 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作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参加听课的都是后来大调查各工作队的骨干，谢尔久琴柯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对 50 年代大调查和尔后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大调查的经过

1956 年，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史可以大书特书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制订了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和五年计划；确立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基本政策；组织了七个工作队共 700 多人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语言；等等。6、7 月间，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一结束，各工作队人员就相继出发，奔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从面上来看，已知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都制订了调查计划，都有工作队或工作组赴实地进行调查，调查面几乎遍及所有的 17 个省、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的语言内部差别比较大，为了了解该语言的方言土语的差别情况，根据各语言的实际情况，往往一种语言设十多个、数十个乃至上百个调查点，例如彝语有数百个调查点，藏语有近百个调查点，羌语有 30 多个调查点，普米语有十多个调查点，等等。这些语言调查点的分布以及所收集的资料，要求基本上能够反映该语言所有的方言、土语的差异情况。同时还要了解这种语言和方言的自称，有无文字，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情况，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群众对文字问题的各种意见、要求，该语言和周围语言的关系，等等。

从点上看，当调查队员（每个点 3—4 人）进入调查点以后，首先必须物色一个或几个理想的发音合作人，条件是本民族语言熟练，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反应快，理解能力强，最好会讲故事，还要能理解调查者的语言和意图。有条件时，可以对发音合作人进行简短的培训。根据在当地所了解的情况，调查队在调查点上的工作程序是先记录一套词汇，少的 2000 多个词，多的 4000 个词左右，有

^① 该教程经翻译并收入格谢尔久琴柯著《关于创立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语的问题》，刘涌泉等译，民族出版社 1956 年版。

的语言一个点收词有超过 5000 个的，这就为以后编撰对照简明词典打下了基础。在记录了一定量的常用词以后，就开始整理出一个初步的语音系统，根据这个系统继续收集词汇，待调查大纲中要求记录的词汇记录完毕以后，再核对并初步确定音位系统，确定记录的词汇表。其次是根据已拟好的语法大纲的要求，记录一套语法例句，这一方面不同的语言有较大的差别，少的 200—300 个例句，多的上千个例句，一般每一个点记录 500 个左右句子，通过这些语法例句，大体可以了解到这种语言的基本语法面貌。完成了语法大纲的记录以后，即开始记录长篇故事，每篇长篇故事都要做到直译和意译。记录长篇故事一是为了补充语法现象和验证语法体系，看是否有重大遗漏；其次是补充词汇，因为在长篇故事中会经常出现词汇大纲中不出现的该民族固有词。当然，有条件的调查点应该尽可能多记录一些长篇故事，这对于扩充词汇和完善语法体系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当语法体系的资料基本上收集完成以后，应该再检查一遍音位系统，是否有遗漏的构词音位或形态音位。

一般来说，大调查时的调查点分三种类型：一种是需要创制文字的标准音点，是大调查中的重中之重，对这样的调查点，投入的力量比较多，收集的资料越丰富越好，音位系统均经过反复核对，记录的词一般在 5000 个以上，整理出的语法系统也比较深入。其次是方言土语的代表点，调查得也比较深入，一般必须完整地完成调查大纲要求的内容，有时还要作些补充，尽可能在所划分的方言土语间做点与点之间的比较，以反映这个点的全面特点。再其次是一般的点，基本上完成调查大纲所要求的内容即可。对于第一种类型，在人力和时间上都有较大的投入，至少不少于 3 个月，一般要调查多次。对于第二种类型，往往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就可以了。对于第三种类型，调查时间一般 2 周到 3 周即可完成。

大调查起始于 1956 年，基本结束于 1958 年，

部分工作队如第一、第三、第四等工作队，直到 1960 年才全部撤回北京。其中大调查的高潮，实际是在 1956 年的下半年到 1957 年的全年。1958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在北京以“整风”的形式召开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左”的思想路线统治了民族语文工作，即使在工作队的同志，主要任务也已经不是搞大调查，而是转移到扫除文盲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

(四) 大调查的主要收获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是史无前例的，取得的收获也是空前的。傅懋勣在总结这一阶段调查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到 1959 年（各语言调查队）共调查了 42 个民族的语言。调查成绩可总结为三条：（1）对一个民族说几种语言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对有方言的语言提出划分方言的意见……。（3）不但调查了语言情况，而且调查了语言使用情况和有文字的情况……。”^①

这一阶段的语言调查成果细说起来确实是巨大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基本摸清了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和使用状况、与周围民族语言的关系，等等。调查队到达当地，首先了解语言使用的一般情况，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征求本民族各界各类代表人物的意见。同时查阅文献资料和当地的各类档案资料，进行面上的调查研究，因此，大调查首先取得的是调查对象的人文、历史、社会、宗教、传说、人口、分布、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基本资料。这些背景资料对之后开展的语言结构调查研究和文字方案的设计非常有帮助。

2. 调查了 42 个民族共 50 多种语言，特别对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情况有了比较具

^① 详情见傅懋勣《建国三十五年来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发展》，载《民族语文》1984 年第 5 期。

体的了解。例如，瑶族、景颇族、裕固族、藏族等均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此外还对一些已知语言但当时尚未确定民族成分的已知民族语言如西番语（后来定为普米语）、洛瑜语（后来定为珞巴语）、登语、嘉戎语等进行了调查。每个语言在调查结束后，调查者都对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提出了划分方言土语的意见，并且进行了初步论证，写出调查报告（报告均未公开出版）。

3. 据初步统计，语言大调查期间共收集了累计达1500个以上调查点的资料。每个点包括数千个常用词，一套语法例句，整理出一份音位系统，有的点还记录了相当丰富的长篇故事。这批资料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宝贵财富。后来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简志丛书”各册大多数就是在这次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方言研究丛书”编撰出版也是在大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完成的。

4. 了解了中国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情况。主要了解到这个语言是否原有文字，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文字与口语是否脱节；对无文字的民族，了解本民族对文字问题的意见，一些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在对方言土语进行初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划分方言土语的初步意见，对基础方言和标准音进行了初步论证，然后又深入地调查研究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在此基础上对需要创制文字的语言进行了文字方案的初步设计，对需要改革或改进文字的语言提出文字方案的改革或改进的意见。对不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帮助他们选择一种适用的文字。

5. 为壮、布依、黎、侗、苗、佤、哈尼、傈僳、纳西、彝等10个民族设计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与此同时，分别在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召开了一种或多种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征求本民族和社会各界对文字方案的意见，例如，1956年10月31日至11月7日，在贵州贵阳举行了苗族和布依族语言文字科学

讨论会，通过苗族文字方案（草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1956年12月18日至24日，彝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在四川成都举行，通过了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1957年2月11日至17日，在广东海南通什举行了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通过了黎文方案（草案）；1957年3月16日至27日，在云南昆明举行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通过了哈尼、傈僳、景颇、纳西、拉祜、佤等民族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和文字改进方案；1958年8月18日至23日，在贵阳举行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通过了侗族文字方案（草案）。至1958年底，上述14种新创的文字方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苗族语言和哈尼族语言由于方言差别很大，分别设计了3种和2种文字方案。这些文字方案根据《国务院关于个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实验推行分工的通知》逐级上报国家有关机构审批，其中壮文于1957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文字推行，其余13种文字均经国家民委批准试行。

6. 为新创和改进的民族文字编写了不同层次需要的“扫盲”和各级各类教材和简明对照词典。新设计的文字方案在方案拟订以后，为了证明该方案的切实可行，民族语文工作者分别深入民族地区，带着初编出来的教材进行试点教学，以验证文字方案是否科学，群众是否欢迎，方案本身是否需要改进，等等。待方案得到有关部门批准通过以后，正式编出文字的试行教材和对照简明词典以供推广文字的教学使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前身为政务院）为了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决策，是贯彻各项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语文工作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它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民族语文工作者为了完成这项巨大工程，冒着极大的风险，经历了千辛万苦，有的甚

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①

不幸的是，在民族语言大调查的后期，“左”的思想路线严重地干扰了大调查的进行，以至于大调查资料未能及时进行整理就草草收兵，形成虎头蛇尾之势。而新创的少数民族文字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停止推行，“十二年民族语文发展规划”的实施刚开了一个头，也未能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民族语文工作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有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这对于我国的民族语文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大调查基本上于 1958 年结束，个别工作队到 1960 年才撤回北京。1959 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10 周年，在“大跃进”和向 10 周年献礼的口号下，民族语言文字学科提出了 3 项任务，这 3 项任务一直进行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 3 项任务是：

第一，总结大调查的基本经验，分为民族文字的创、改、选总结、新词术语总结等。

第二，完成各少数民族语言概况、语言简志和方言调查报告的编写。

第三，研究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发展中的作用。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语言调查研究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20 世纪 50 年代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就是第二个“黄金时代”。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第二个时期都比第一个“黄金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丰富得多，深入得多。下面以各分支学科为单位，简要介绍和剖析所取得的成就。

(一) 田野调查更加深入细致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次大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70 年代末，国家民委提出民族识别任务，民族语言研究人员配合这一任务，陆续调查识别了不少新的语言，如孙宏开应四川省民委的邀请，参加四川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川西民族走廊地区新发现羌语支语言 7 种和白马语^②；梁敏、张均如在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调查，新发现仡央语支的语言 5 种^③；欧阳觉亚、郑贻青在海南岛调查，新发现语言 2 种，照那斯图、赵相如、宋振纯等在新疆、青海调查，新发现了 3 种语言；此外，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发现高山族至少使用 15 种以上的语言^④；等等。截至 2007 年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总数已经达到 130 多种。

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有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发现难

一些新发现语言实际上包含在某些大语种的里面，过去往往在调查研究该大语种的时候，调查研究人员发现它与大语种不一致，差别大，不像是某个大语种的方言，在人文特点方面也与周围民族不大相同。因此多数新发现语言是在进行大语种调查时偶然发现的，而有目的地去发现、调查新发现语言，要在广阔地区普遍调查存在于“汪洋大海”中的小语种，好似大海捞针。

2. 调查难

多数新发现语言分布地点偏僻，使用人口少，调

^① 关于大调查的许多事迹，请查阅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详情请参阅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论嘉陵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载《民族学报》，第 98—273 页，第 3 期。

^③ 请参阅梁敏《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1990 年第 6 期。

^④ 请参阅陈康《台湾高山族语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